



方圆

大家小絮

张克澄

1970年代初，国际上掀起了研究受控热核反应的热潮，美苏争相建造大尺寸的反应实验容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在北京中关村已建了一个小型磁约束反应器托克马克6，简称T-6，向中央打报告，希望跟上国际潮流，扩大实验，在合肥郊外董铺岛建一个中型托克马克T-8。获中央批准同意，在全国调150人，由陈春先牵头，成立中科院安徽光机所受控热核反应实验站，即今天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的前身。该站从全国调集年轻的科研人员，绝大部分是两地分居的六十年代重点大学毕业生，也包括十个高中生名额。我有幸成为十人之一，随陈春先、李吉士和邱力俭第一批到合肥建站。初期工作就是到合肥火车站接陆续前来的报到人员，帮助他们安家、报到，安置办公室桌椅等。

人员大批涌来，以北大毕业生居多，其次是清华、复旦、科大等等。北大物理系的高才生来了不少，霍裕平、陈家驭、万源熙、胡希伟、余国扬、谢纪康、张澄等，清华的有王贵诚、吴季

松、林文漪、王孔嘉等，年龄大都在30出头。有这么好的机会，大家都很珍惜，工作热情极高。初见面，互相免不了自我介绍一番，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介绍老师。

一般而言，这种介绍的套路，是从老师的老师说起，再涉及毕业院校，学术成就，教学研究特点，学生某某某，等等等等，大同小异，时至今日多已忘却了。唯有王贵诚的介绍，别开生面，生动有趣而又富于挑战，令人难忘。时至今日，一旦忆起，闭上眼，仍能回想起他当年的音容笑貌和精彩的故事。

王贵诚说他1958年考上清华，第一堂课就是大名鼎鼎的常迥教授来上。本以为学的是无线电，又是第一堂课，总要讲讲绪论，比如什么是无线电之类吧。没成想常先生一言未发，拿起粉笔，一转身，在黑板上随手画了个圆，然后转过身来，向台下鸦雀无声的学生们开口说：什么时候你们能不用圆规把圆画成这样了，你们的无线电就学好了。下课后，同学们蜂拥而上，用圆规

一量常先生手画的圆：嘿，分毫不差！那个佩服呀！从此以后，听常先生的课一个字都不敢落，生怕听漏了跟不上先生的思路。

见大家听得津津有味，王贵诚话锋一转，介绍清华无线电系的另一位教授马世雄画电路图也是一绝。他边讲边画，下了课拿三角板去量，个个都是直角。后来画圆画直角就成了学生们的心病，没事就练，在清华六年也没有谁练出常先生马先生那两下子。

至于无线电系的开山鼻祖孟昭英教授，吹玻璃更是一绝。大小薄厚就跟机器做得似的，摆在桌子上放齐了用眼一瞄，整整齐齐一条线。那时还没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真空管全靠玻璃车间的师傅吹，但没哪个师傅能吹过孟先生的。

王贵诚说得唾沫乱飞，同事们听得目瞪口呆。后来王贵诚离开受控站去中国科技大学当教授，据说仍然喜欢举这几位先生的例子鼓励学生苦练基本功。

我家与孟、常二位先生宅仅一林之隔，不足百米，常家子女又与我年龄相仿，因此我是常家常客。就此故事请教常伯伯，他哈哈一笑：有倒是王贵诚这个学生，书念得不错，但他把我说神啦，哪能画得跟圆规一点不差呀。不过要是他们真因此苦练基本功，倒也是好事。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深信故事或有夸张，道理却是万古不变的。做人做事一理，做好了该做的事，打好了基础，方能有发展成大事，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嘛。✎